

AROUSE PASSION
孙曙 著

燃情书

致此身和世间的
深与长
与暗默
与百感交集

上海三联书店

燃情书

AROUSE PASSION

孙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情书/孙曙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7. 8

ISBN 978-7-5426-5875-3

I. ①燃… II. ①孙…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0888 号

燃情书

著 者 / 孙 曙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145 千字

印 张 / 8.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875-3/I · 1234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序

照例，该序一下子。

下了蛋，母鸡总要咯咯几声。老天下个大蛋，公鸡也扯起嗓子叫，报功，谎说太阳是它生的。一字一篇，攒成本书，不谈鲁迅所言从自己身上刮下的“带血的鳞片”，也有缀网劳蛛的辛勤，但写多了，陆游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耶利内克说的“让语言说话，我紧跟其后”，岂无同感？所以，下了蛋也失了叫的热切了。

出第一本书时，悬揣着读者，序写得忐忑，纠结于酒旗是否招摇引得客来，就像人声嘈杂鞭炮轰隆中被大红绸带牵着的新嫁娘，一阵冷一阵热。作者的心藏在书架上每一本书皮后面，有人停下步来、看过来、抽出来、捧起来、翻开来，作者的心在颤抖、涨红、被幸福的闪电击中，满怀终得牵手的感激。这份取悦之心，也许被视作媚俗，我却忆念这最初的真诚的殷

勤。写作的拓开，就像行者对自然的勘看，越深入，越孤单，时代与大众对写作的放逐更加剧了这种孤单，那书皮后面老姑娘的自尊也变得顽固：你看就看，不看就不看！看了，一读一笑或者一叹一默，是干净；不看，我的世界于你不相干，也是干净。

孤愤吗？哪有如斯自恋与矫情，只是有自己的确信而已。想想曹雪芹寒冬酸齏雪夜破毡，依然埋头文字，不能干禄，不能求名，不能出版，没有稿费，没有鲁奖茅奖诺奖，更没有粉丝围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为谁辛苦为谁忙？是造化选定他为举火者，将生命予以澄清与凸显。王羲之说：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人类生活，总有文字，就总有光，烛照生存，与现实撕逼，让梦想更吊，透点亮给空空的手和眼。电游、网聊、炒股炒房、减肥、八卦、K歌、约炮、私募与放债的火锅越来越热，人们挤着去开涮，苦茗一杯的文学又回到曹雪芹当年的孤独处境，也是干净，甚至可谓之纯粹。总还有个世界，是我们用自己的文字去照亮，用自己的生命暖热了的。这便是我的确信。

这点“我执”，不能放下，文字的燧火升起在温热黑暗的体内，升起在我们和山河、历史相逢的瞬间，升起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杳见缝。本书亦然，记身体、记乡土、记家人家事、记游、记时代、记浮生。或纪念北方，或重述江南；或感亲戚情话，或

善万物得时；或叩访脏腑，或纵浪市井；或抠脚扯淡，或陋室拍案。给躯体和生活的暗默以光亮和声响，给瞬间以深刻和长久，从迅急飞逝的时间和繁杂琐屑的世事中，勒刻存在与存在的意义，于虚无中救出自己生命个体的“此时”“此在”。最终，如你所见，文字刷出了我们自己和世界的存在感，感谢文字。

序了。

2015年2月9日

目录

序 001

江山纪 001

江干行 003

此身只合同里老 012

最是栖霞最红叶 024

北 031

重返尼山 042

CHINA TREE 049

大地春词 058

肉与体 063

身体里的黑暗 065

形象与声音的转折 104

我们都是爱肉的人啊 118

肉蒲团 123

亲的人 129

父母妻子 131

与一块土地的瓜葛 147

乡与土 155

和我们一起成长的城市 157

咸 167

大河堤 177

牡丹岁月 180

蟒蛇河记忆 183

洗把澡 187

青草嗓子 191

初恋 193

如歌 195

青春期 199

风的上游 202

廿世纪肖像 211

晚期青春期女人萧红 213

公民鲁迅 223

胡适身份认同性别认同的“徽州叙事” 229

扯淡的扯淡 247

关于茅坑 249

老戏新眼 255

病床 261

源始的乡愁 264

关于扯淡的扯淡 267

江山纪

江干行

——有一种生机叫源远流长

古语云：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日月，澎湃江河，厚德于万物苍生，是生生之源，又经纬天地，再自然不过地创设了自然的秩序与结构，万古永恒。

夜，入吴，寒雨连江。黑漆漆的，分不清江与天、江与岸。轮渡的光柱里，吸了光的雨线，格外猛烈、倾斜而细密。惊涛暗鸣，黑沉沉的波块翻涌，不平的江面，竟如悬崖巉岩，怪石林立。远远的，深深的黑暗中，灯火的小红球，连成一线，串连过江，不辨是船火还是桥灯。轮渡起伏，突然感觉江面拱起若球（地球！），震撼不已。

长江上早已是大桥比肩，一只只巨大的脚，一脚就踩过了江。这样的巨足之下，长江若潦塘。我常由通（南通）沙（沙洲，即张家港）汽渡过江，我喜欢乘轮渡，一苇而如，自然的伟

力切肤而至，洞穿胸臆。一种宏大的脉动，从江水传奔而来，这是横亘整个中国而来的脉动。自欧亚大陆之巅逐日奔海，箭穿万里，决裂神州，周匝国土，吞没众流，滚滚下来，江之头，一滴雪水，江之尾，汪洋无涯。一个国，也就有了东西，就有了南北，四至辽阔而安泰。江，只能称之为江，贯通古今，哺育中华，大江，长江，只有这样饱含敬畏的词称得上它。

一条江，适得其宜，恰到好处，这是一条来得多么恰当的江。

一

江之南，有山名虞，虞山郁郁，嵌进常熟城，“十里青山半入城”，山色翠映，常熟绿如染。十里虞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道山脊，虽平起缓落，但绵延曲折，烟岚高旷，林壑幽邃，山风自峰岭而下，大树振动，涛鸣不绝，绝顶亦有悬崖断壁，雄奇凶险，又有冷泉飞瀑，洞天苑囿，清秀之至，为江南形胜，不让姑苏虎丘。其山形舒展若眉，一座山就像只扑闪的大眼睛。原本它就叫乌目山。乌目多情，眼波流转，顾盼数千载吴地文华灿烂。虞山又是文化名山，其林下，深掩着一个个文明起迄时代兴亡的密码。

比方说，谁是最早的渡江者呢？

飞鸟与虫鱼。不谈。

荆蛮扬夷，假舟与楫，网罟而渔，往来江中，出没风波，如履平地，渡江虽非易事，总有勇士为之，但史传不载，无从考究。

是舜。就是舜啊。虞山之上，有舜过泉，汨汨而出；有舜过井润，淙淙潺潺。执干戚而舞，以德协和万邦的舜，广布教化于四方，东巡西狩，登乌目而化夷越，炎黄文明教化也一并过了江。信夫！

虞山的文化刻痕，此后就数到泰伯仲雍兄弟。商末，周族领袖古公亶父生有三子，泰伯为长，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兄弟友爱。季历最贤，生子昌（后为周文王），昌有圣瑞，古公亶父慨叹“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想传位季历而及昌。泰伯仲雍成全父意，让国南奔，越江入荆蛮，纹身断发，与民同耕，“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泰伯”。泰伯无子，死后仲雍继位。仲雍即葬乌目山，因其又名虞仲，吴人遂改称此山为虞山。武王伐纣，改朝换代，追封泰伯于吴，封仲雍的曾孙周章为吴君。吴始有国。泰伯仲雍兄弟不但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使得“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应也带来周族的王官之学礼乐制度。其后嗣季札使鲁，观周乐，以乐观风俗国运，论语精当，诸侯惊诧，再不敢以野蛮视吴，率将季札所言字字录入国史。“北孔南季”，这是吴的文华初露。

吴的文运之昌，要等到另一个人北上南归，他就是南方夫子子游。言偃，字子游，生自虞山脚下，是孔子唯一的江南弟子。孔学四门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孔子说子游最擅文学。《孔子家语》论子游：特习于礼，以文学著名。子游学成南归，道启东南，行孔子礼乐之教，世称言子。吴地文化郁郁，滥觞于彼，源远流长，仅苏州一地，状元就出了六十位。人杰地灵，常熟得言子亲炙，“虞山多诗人”，甲于江左，诗、书、画、印、琴、医都代有杰士，开宗立派，“虞山”派响震国中。

虞山东麓列有仲雍、周章、言子墓，数重墓门牌坊，严正而高耸，墓道沿山而上，土封高大，这些吴文化肇始者们的灵魂，依然最先迎迓日出，送给吴地光明。虞山多墓，多位王侯豪杰、宗师大儒沉睡于此，一把把历史的锁钥散落在此。王侯有商周仲雍周章，大儒有春秋言子，画坛巨擘有元之黄公望清之王石谷，诗坛领袖有明季钱谦益，琴宗有虞山琴派祖师明初严天池，小说名家有清末曾朴，名医有晚明缪希雍，义士有抗清英雄瞿式耜，女杰有明末柳如是等等，“吴文化第一山”，虞山实至名归。

斜阳草树，径荒墓冷，人杳迹灭，历史幽冥，怎不令人感怀。绕虞山而行，青冢点点，幽绪纷乱。寻至翁同龢墓，古柏腾虬，青枫森森，土封隆然，碑石磨灭。东侧新建有瓶隐园，有“状元及第”、“昭雪杨白”、“两朝帝师”等几组雕塑群，刻画翁

同龢一生大事。晚清政局，翁常熟亦为枢机，以状元入翰林，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主户部，入军机，引康梁入朝，意图维新，人皆以其为光绪后梁，主战派之魁首。戊戌变法，维新之初，翁同龢即遭贬黜，世议以为慈禧所逼。近来有新论，指证光绪亲为，慈禧与翁同龢一直君臣甚洽，光绪年轻气盛，嫌翁同龢掣肘。是亦能圆其说。从来天高不可测，历史自古多悬想。慈禧复辟后，又将其革职回乡，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筑瓶隐园而终老，与樵夫茶妇接近，面容慈宁，百忧百患真的不曾袭扰其心吗？中兴机会，一旦覆灭，岂即死心，肝胆不日日捶楚？“老去虞山独闭门，孤臣功罪不堪论。”古代知识分子读书干禄，守正弘道，谨愿不苟，恃才而傲，孤落无亲，事君以忠，宦海沉浮，不由自己，失意而终，这几乎完全相似的历程，翁同龢的一生，完整地作了演示。孜孜于宫廷政治，谋兴国于萧墙之内，以政道图存，堵塞不通，翁同龢失败了。一个古典时代的长河，也到翁同龢终结。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困厄正是变局之始。一条大江，在呜咽凝滞中冲入现代。

二

江之北，有山名狼，狼山苍苍，为南通城之青髻，扼江临

海，孤峰冲天，挺拔了江淮平原。其西有马鞍山、黄泥山，二山低低而下，若其双翼，为其垂带。马鞍山上有虞楼，又称望虞楼。张謇建此楼，登而望虞山，思其恩师翁同龢。

南通名人多矣，尤为著者张謇，处处树像。翁同龢面阔严峻，一部大胡子，张謇脸亦方正，亦留胡子，不敢逾越其师，两撇小胡子。如说张謇就是南通、南通就是张謇，南通人认为不为过。张謇之名，不仅是因为他是状元，更重要的是他以状元身份办实业，是民族工业的开拓者，南通因之而成“近代第一城”。

张謇早年读书求仕，后入清朝鲜驻军统帅吴长庆幕府，言词慷慨，得翁同龢等青眼。为使张謇能入朝议事为国中枢，翁同龢等屡次在会试中试图拔其为状元，但都错点他人。其中一次，试前，翁同龢召张謇，反复叮嘱：“今日时世，宜统筹全局。”阅卷时看到“宜统筹全局”之语，以为必是张卷，拔为第一，拆封又是他人。只要张謇参试，收卷封卷后，阅卷官们第一件事，就是识辨揣摸张謇的卷子。国事越发艰危，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恩科，翁同龢以非常手段，让考官收张卷后，径送于他。又在光绪面前说好话，这才点了张謇状元。

够大家忙活的，状元来得这么难，张謇却没按翁同龢等安排的路走。他去兴实业，育社会，图自治。自他始，或说以他为范，儒家弟子挣脱传统经书所囿，不以科举入仕的独木桥为